

## 难忘东矾岛

5月25日在临海召开公司月度计划会议，26日下午带领着张水华、赖时伟、李东升、杨军、李朝斌、练素香、郑小英、吴启琼、周兆成、张美云、吴建利、黄丹、叶婷婷、徐志仁，以及老爸、老妈，一行17人浩浩荡荡的前往一直有好印象的东矾岛（东矾岛在前年的5月已经去过一次了，觉得实在是很美，那个时候有台风，又加上船在大海中央抛锚了，心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次打算和大家好好感受一下东矾岛的美好风光）。

我经常和身边的人说：我们做事好像如有神助一样，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最终都能化险为夷，并且最终取得的效果都要比预期的还要好很多！比如我们需要什么样人才，什么样的人才就会出现；比如天气，往往是我们希望它怎么样的时候就会这么样。历经12年了，无数次的都证明了这点，真的无法解释！

这次的会议安排是这样的：25日晚上9：30—12：00进行培训，培训的课题是《请给我结果》，26日上午召开计划会议，26日下午去东矾岛，27日下午从东矾岛返回。26日上午下起了瓢泼大雨，直到13点会议结束前半小时大雨还是没有停止的迹象，但会议一结束大雨就奇迹般的停下了，等吃完午饭驱车前往东矾岛的道路上竟然艳阳高照了！一样不可思议的是等我们登上渔船，艳阳高照的天气既然又变成阴天了！由于渔船没有遮盖，我们都是坐在船梆上，如果是出大太阳真的有得受了！

船舶开离码头后不久，我独自一人站在船尾片刻，吹着清凉咸腥的海风，看平静的大海被脚下的船舶“犁”出一道雪白的痕迹，再在遥远的地方渐渐地“愈合”。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经历的坎坷，尤其是这段时间复杂的心理历程，一时感慨万分，思绪万千。但内心里依然有一个信念提醒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船上更多的时候是紧挨着大家坐在船中间的甲板上和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船行一个小时左右，看完老爸所指的鳄鱼岛之后，同行的徐志仁用手指着不远若隐若现的岛屿说：那就是一江三岛，曾经在那里国共两党有过激烈的战争。由于天气的原因，由于涨潮时间计算不准确，共产党在天空盘旋的飞机竟然砸毁了自己的大量的登陆部队战士，死伤几万人。1955年1月18日这个战役打得非常艰辛，虽然最终国民党被打败，共产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方死伤数万人，而敌方只是伤亡人数只有519人，被俘567人。

经过1小时50分的航程，终于抵达列岛中海山风光最美丽的东矾岛（第二大岛）的大岙里码头，登陆的时候已经是6：30了。为了趁天黑前看到乌沙头海滩美景，放下行李马上沿着岛上起伏的丘陵小道，直奔乌沙头海滩。沿途礁岸嶙峋，峰峦峥嵘，峻峭的山峦临海而立，礁石星罗棋布；极目远眺，水天一色，海鸥翱翔，渔帆点点；岛上松枝摇曳，林木苍郁，植被丰富。可惜的是因为蝗虫的侵袭的原因，岛上成千上万的松树几乎上无一幸免的全部被摧毁！蝗虫的厉害，以前只是在书里看到，没有想到现实生活中真的

有这样的悲壮！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行程，抵达乌沙头海滩，东、西两面临海，东面是观海蚀地貌的好去处，岩崖参差错落，惊涛拍岸；西边是难得一见鹅卵石海滩，鹅卵石随着潮起潮落不停滚动，发出清脆的声音。

在海滩上嬉戏、拍照留影了一阵子，眼看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了，不得不起身往住处赶。我们住的是东矾岛的一个渔业合作社的房子，条件不是很好，达不到任何星级标准，房间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也没有空调，窗户上也没有窗帘遮拦，床上铺设的是草席。虽然这样的条件，但在东矾岛已经算是最奢侈的房子了，是岛上唯一一座小洋房了！这里的渔民都是住在非常狭小的石头矮房子里面，矮房子都是单层结构的，一般只有三四十平方米，窗户小小的，没有电，用水也是从高处用小皮管引来的山泉水，一喝一股塑料和煤油混合味。在这里有两种生物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一个是白鹭，一个羊。这里是海岛，但却有成群结队的白鹭，真的是难以置信，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海鸥。羊一般都是在地上跑的，但东矾岛的羊却经常在屋顶上徜徉，一派悠闲自得的样子。

我们这次旅行都是包吃包住的，本以为晚餐也会像以前跟团旅行，几菜一汤就解决了。再说在条件这么差的东矾岛更是不敢奢望会有什么样的美食。但入座以后一道道海鲜真的把我们给搞傻眼了，开始吃饭没有多久，一溜烟居然上来 16 道菜！很多海鲜都是生平第一次吃的，这里的主人怕我们吃不来，总是不厌其烦地在我们身边走动，告诉我们如何品尝。最最让我们激动的是居然让我们每一个人分吃到一个海鸥蛋！海鸥比鸡小，但海鸥蛋却要比鸡蛋大许多，海鸥蛋颜色一般为绿色，蛋壳上面大多都有些黑色的斑点。海鸥蛋蛋白晶莹剔透，光滑异常；蛋黄金光闪闪、细腻松软；入口美味更是不可名状，只觉得要比鸡蛋好吃好多倍。

觉得海鸥蛋好吃，大家纷纷问这里的主人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买一些回去。这里的主人一再说不可以的，说海鸥蛋也不是时时都有的，要捡到海鸥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海鸥蛋如果捡太多了，海鸥察觉了就会迁徙，因此平时捡海鸥蛋都是因为游客到才去捡些回来给游客尝一尝鲜。

夜晚的东矾岛非常宁静，由于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大家也没有办法到海滩上玩，加上上午的会议议程并没有完成，吃完饭稍微休息几分钟以后，大家便挤在小房间的床沿上开起了会。会议一直到晚上两点，由于是靠柴油机发电的，巨大的声响一定影响了很多人的入睡，虽觉得很不安，但大家谈得一时兴起，也就顾不了这么多了。

本来说好第二天 7：30 大家起来集中以后坐船去抓螃蟹、捡海鸥蛋的，因为睡得晚，好多人都没有办法在规定的时间起来。一起到岛上的游客还有另外一拨，他们等不了就先坐船走了，等到 8：30 大家三三两两起床以后，渔船已经开出好久了。为了让我们能尽快去玩，第一拨的人在 9：30 就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到处是雾蒙蒙的，估计什么都看不见了，他们也觉得玩得没有劲，也就同意早点返回了。

我们去的时机非常巧，一出海迷雾就开始退去了，等我们在一个小岛靠了岸，捞起一个个抓螃蟹的笼

子的时候迷雾完全退去了。两年前我们在这个岛上也抓过螃蟹，那个时候只是在居住的地方的岸边就可以抓到很多螃蟹，但这一天我们坐了好久的船在一个没有人居住的海岛边上抓螃蟹，却几乎上抓不到。接二连三笼子拉上来，里面都是空空如也，好不失望。螃蟹抓不到，但期间却抓了一条面目狰狞的大章鱼，把素香吓得直哭！

抓完螃蟹，船长说要前面一个海岛去捡海鸥蛋了。船行不久就看到成群结队，数以万计的海鸥在一个礁岸嶙峋的海岛上盘旋不已。我们每一个都惊呆了！同行的每一个人没有看到这样壮观的场景，都忍不住大声惊呼！

海鸥在空中大多数时间是在滑翔。她们平展着两只翅膀，让轻柔的风托着她们优美的身躯，在空中优雅地舒展着。那种优雅的滑翔使她们看起来极像一只飘舞在春风里的漂亮的纸鸢。即使俯冲到海面上觅食，她们也仍然保持着这份优雅。只有在离开水面准备上升到空中的时候，她们才会挥动修长的翅膀，给自己凭添一份动感之美。飞累了的时候，她们也会落在水面上休息片刻。那种随波摇曳并不时梳理一下自己洁白羽毛的悠闲姿态也同样优美极了。船一靠岸，大家就像箭一样往岛上冲了，鸟散状的往各处寻找海鸥蛋。我也寻找了一会，但很快就被天空中飞翔的海鸥深深吸引，无暇去寻找海鸥蛋，唯一想做的就是要将海鸥美丽的身影用我的照相机给拍摄下来！基本上的海鸥都是在天空中围着海岛盘旋着，对大家的侵犯海鸥很无奈，只能是在天空中不断往下拉屎以此来阻止大家的不礼貌（所以告诉大家，捡海鸥蛋的时候千万不要张开嘴巴朝天空看，否则……）。在所有的海鸥中只有两只停在山崖上自顾自地打理自己，全然不管周围人的存在。那两只海鸥真的是可爱极了，不断摆着各种 Pose，任凭我拍照。

以前听说海鸥是船员的朋友。因为在茫茫的洋面上，唯一可见到的生命就是海鸥。只要有船在海中航行，就会有海鸥紧紧相随。“海鸥伴船飞”永远是大海中的一道迷人的风景线。航行中的船舶尾部的螺旋桨是一直在高速旋转的，而旋转的螺旋桨又会打晕一些浅水里的小鱼，使它们翻到水面上来。这样海鸥就会趁机毫不费力地觅食到这些小鱼，多聪明的小家伙啊。

虽然说大家满山遍野的找海鸥蛋，但真正能找到海鸥蛋的人却不多，这么多人里面张水华的收获是最大的居然捡到了六个！洋洋得意的样子不知道嫉妒了多少人！应大家的一再要求，后来我们又去了另外一个海岛捡海鸥蛋，那个小岛的海鸥的品种完全不一样，捡到的海鸥蛋也就小了很多，都是清一色的浅绿色。兆成找到了两个，朝斌一口气找到六个！朝斌为了防止海鸥蛋敲坏了，一直把海鸥蛋放在衣服里面贴肉放着，看着他想着总算有礼物给自己的两个女儿的幸福的样子，我们也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安慰。

捡完海鸥蛋，船行十分钟左右靠了岸边，我们大家又开始另外一个生活体验了——拉网捕鱼！拉了两个网，收获还真的不小，大概一个捕到二三十斤鱼吧，大的足足有三四斤重！有小黄鱼，也有虎头鱼，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鱼！听船长说，曾经在东矾岛捕到一条将近 100 斤的大黄鱼，卖了差不多 100 万！他还说，以前总是可以捕到许多大鱼，这几年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得非常严重，大鱼已经是难得一见了！捕鱼

也要到越来越远的大洋中心去才可能满载而归了！

欣喜中也夹着忧愁，生态环境真的受到极大的破坏了。两年的前蔚蓝的大海现在已经变成一片赤海了！惊叹着社会巨变的时候，也忍不住感叹我们对自然资源无情掠夺带来的伤害！长期这样下去，不远的将来，我们人类一定会把自己的生存环境都给毁掉的！我们将自食其果的遭到报应！

回到住处已经是中午 12 点半了，一个个都饿得不行，狼吞虎咽的大口吃着饭。一样是满桌子的海鲜，但大家都没有怎么动筷子，反而是对蔬菜兴趣更浓，赖时伟更是把最后一碗大白菜大半碗汤都倒在了自己的碗里就着饭吃了碗底朝天！看来饮食习惯要改变真的困难，吃惯了土菜的我们，山珍海味只能是尝尝鲜了，成天吃是没有这个命了！

吃了午饭休息几分钟就开始返程了，一起陪着我们的船长在临行前又给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给了一个海鸥蛋做纪念。吃午饭的时候晴空万里，但返程坐船的时候却又是阴云密布了，刚好又没有晒着。快靠岸前下起了零星小雨，我们撑伞就可以抵挡，所以也就没有躲进闭塞的船舱里面了。上了岸，坐上车没有多久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而停了车却又是风停雨住。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双枪人真的是不是有神灵在庇护着，不然我们怎么可以总是呼风唤雨？！

离开东矶岛不觉已经一个半月了，但成群结队欢快舞蹈着的海鸥却总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着。她们不管是优雅地滑行着，还是悠闲地飘浮着，抑或是一个猛子扎下去觅食的姿态都在我心里扎了根似的挥之不去。此时忽想起日本诗人石川啄木的诗《海鸥》：

染一身海藻的清幽，  
枕一片白昼的沙丘；  
明亮的羽翼划破波峰，  
多么从容啊，洁白的海鸥！  
她忽而在水边散碎的白沫中觅食，  
忽而到我的脚边歇息，把羽翅敛收。  
我曾张开双手，放声长啸，  
白鸥既不飞去，也不惊叫。  
她在湿润的沙滩上阔步，  
迎着滚滚而来的波涛大笑。